

敬止錄

第二冊



永

正

錄

第

二

冊

學校考

鄞縣學

鄞學在城西南隅中為先師廟凡三間東西兩廡各八間前為廟門
三間門外為泮池石甃跨以石橋又前為黌門三座石為柱楣循廟
門而東其廡外為名宦鄉賢二祠各三間祠南為聚奎亭亭東北為
明倫堂後為尊經閣俱五間後因立御製敬一箴及五箴註郡文載於
閣下改為敬一亭堂前東西列齋各四間東曰觀光西曰敬業堂外左為啟聖
祠一間外右為倉廩三間廢今又右為教諭訓導之宅以次而西堂直

前為禮門三間門左為土神祠禮門直前為學門三間門左為文昌閣學門隔衢對以文峰硯池衢之東西二坊曰騰蛟起鳳而黌門內五柏猶宋時物也今為虜卒砍盡之本嘉靖志稍增益之

永樂志

大成殿三間在明倫堂前東西廡各十間

儀門三間在大成殿前東西屋各三間夾門左右

泮池中跨石橋在儀門前

櫺星門三座在泮池前

土祠一間在東夾廊南首

明倫堂三間在大成殿後

元時名養正永樂志就其時名之延祐志名講堂

東四間內二間
膳房

西三間

齋舍在明倫堂前左右六齋俱各三門俱燬於至大二年
教諭廳三間在明倫堂西元至順元年教諭吳思永任中造
學門一間在櫺星東

射圃在大成殿東夾廊之東以上俱元至大二年所建

從祀廊東西各九間以下俱延祐志

趨廊東西各二間

舫齋三間

養蒙堂三間

舊志唐元和九年建至聖文宣王廟於縣之東按先是大歷六年鄧
縣徙今址其署在開明橋此圖經云廟在縣東半里是指開明之
縣治而言也長慶初州治從小溪移今縣治未建州學之前則先
有此矣宋慶歷四年雖詔天下州縣立學猶云不滿二百人者為
廟如故七年王安石知縣明年始因廟為學安石請杜醇書云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
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弟子崇寧三年因行三舍法移於縣西南半里萬壽寺
西而寺成於大觀之三年建矣四年燬於兵嘉定十三年邑簿呂康
年請於吏彌遠言縣學久廢非宜命守俞建相地擇所以舊址隘
且不利撥寶雲寺西不隸將威果指揮廢營更之不見武衛凡十五
畝二角四十五步即今址也郡及常年使者喻珪各給楮券千緡

里之士大夫助四千一百緡俾郡人如臯簿王機董役於是先聖
始有殿越數年未竣事實慶二年尚書胡槩守郡捐緡錢七百八
十六有奇楮券一千八百二中車蔡範輟市舶之贏千緡里士之
助又五百緡乃克有成殿後為講堂從祀諸賢則分列於殿之前
齋舍門室各有攸處明年仲秋釋奠禮行扁其堂曰養正東二齋
曰觀善曰辨志西二齋曰習說曰敬業學租素寡因建炎學廢廢
建官舍三為司法監舍制置司準備差遣廳餘悉為民居月收錢
十緡有奇實慶志載制置司備官準備差遣廳事在萬壽寺西舊
縣學以隸州學院建後歸於縣士率喜充郡弟子員槩謂州既
則縣宜為小學故以此意名齋而選里之未成童父兄貧而不能
教者十三歲以上為一等十二歲以下為一等歲養二十員命州

學職二員各以所業訓之增給月俸元至元十九年儒學提舉田希亮增置二齋曰育英曰進德二十六年郡城災茲學獨存二十八年廉訪副使陳祥撤而新之王應麟記記云鄆在漢為鄆屬會稽郡唐屬明州建夫子廟於縣東五代改鄆曰鄆宋始立學王文公安石宰縣因廟為學教養縣之子弟風以詩書衣冠鼎盛後遷縣西南兵燬久未復主簿呂康年請於郡相舊址言舊址亦誤叛禮殿設跪像堂曰養正為齋者四至元十九年增二齋二十六年郡城災茲學歸若魯靈光斯文未墜道其泰乎二十八年濟南陳公祥為肅政廉訪副使分治於明崇庠序之教明年新郡學顧邑校風摧雨圯榱桷將壓殿雖更坐像庠陋予按前云設跪像古人之坐也茲云更坐像今之人

生也言貌像西字亦誤未合古制爰命撤舊宇而新是圖夏六月鳩工經始規模崇闕視昔增煥縣尹張君孝安提其綱丞王君閔捐祿米以助主簿任君諫亦贊畫馬多士競勸佐厥費事鉅用不給撤縣以義役租績之揭石為門六扇有抗抗掄材為殿隆棟輦飛清池泱泱芹藻春意自堂及序以次繕修實唯禮樂之使居德善俗啟迪化原以恢宮牆之壯觀縫掖來游誦公教澤永永無斁始教諭趙必燮庀役未克就巖得桂繼之出私索帥先吳應酉聯事協力既成請識石章應麟居是邦不敢以耄疾辭惟古者百里有師教以道藝孝弟仁義斯民也三代所與共學也間為左右塾黨以正齒位時會於州序去民愈近施教愈密自武城弦歌弗聞急繭絲而緩

教化先正刑而後詩禮若密令舉善而教新城長延聚生徒何其
寂寥哉無以表倡之也我思古人有行部先即學宮見諸生試論
有行縣學宮處士執經對講誰其嗣之賢使者新斯學也豈徒美
宮室云爾將新士以新民也昔鄞有杜先生醇學行望一鄉縣大
夫再書然後起其書謂斯道我先得之必推於餘人願賜臨以為
之師其自重難致如此師道立善人多淵源有自為師者盡以為
法乎鄒士漢僅一見虞仲翔之言可攷也陸士龍稱鄒之俗禮節
恭謹蓋素履行願修其天爵是為入德之基進道之階自學校之
建俊彥興起鄉先生前後九人其四出於鄞皆以忠信為本踐履
篤實仰高蹈景其人若存為士者不自勉乎師之知所以教士知所

以學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復思無愧於儒之名前哲有云學所以
學為人學為君子學為忠與孝也服膺三言是訓是行化海瀕為
冰泗以一邑為天下式將自吾鄭始謹書其事誌夫敦學者式克
用勸三十年秋八月壬寅前進士王應麟

至大二年春郡災學燬是冬副使趙宏偉命縣丞賈思恭營度尹張
繼祖學官孔文雋董儒金相繼構造皇慶延祐間同知張伯延尹
梅遇春恢宏底績袁楠為之記

記云粵西授受緒絕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言理者人人殊師
記問者質而不化詞章篆刻决裂六藝藝槩澗澗而不可救師儒有憂
之據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毫分鑿鑿乎其不可相紊也由是士得

以一其視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國子學成憲皆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說咸取以為經史模楷於是窮微絕域中州萬里之內外悉家有其書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似以為口耳之實天人禮樂損益消長切於施為所宜精思而熟考者一視以為凡近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則緣飾儼默望之莫有以窺其塗際夫明絕學以承先聖之統可謂難矣弊敝生於苟簡易守其說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揚子雲云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夫畫也今州郡悉置廟學真謁講說循襲條制而職教之道似若有未修焉者鄭舊有學王文

公安石為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者輩出至大二年郡大
大學燬主之者孔文雋董儒金始建講堂禮殿未及完而去皇慶
二年三衢姚熙載實來是歲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
伯延顧瞻陋蕪首曰其何以稱上意乃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
遇春丞簿龐君滋范君祐咸曰吾長於是茲役曷可寔嚴工庀程
戒肄業者咸輸以佐閱二年夫子像成循從有序門廡庖庾塗廡
繚繞之屬堅密精粲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君乃曰鄞號多士
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興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宮
澮室殿諸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修繕獨教法未定雖聰明自任猶
不敢高下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創其原姚君又能推本前人

尊師之旨深有所寓。雖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美，遂以學校之弊，首叙其說。庶幾吾里之秀士，其強敏自修者，詢考耆哲，篤行於顯微，內外之實文質交資，上承詳延，將以復乎昔時衣冠之盛。則姚君之微聞，猶昔賢勸道之意也。庸刻於石，願有以俟焉。
延祐三年四月十六日記

至治三年刻貢士姓名於石，帥府照磨陳照翁記

記曰：昔帝舜命契作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周制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司徒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是宜命鄉論秀以序，而升曰選士，曰俊士，曰造士，曰進士，審其材，且賢者，然後官之。其法至成周而大備，所舉不越乎德。

行道義之實修已治人之功而已漢制有賢良茂材明經射策之
目循至唐宋廣設學校以儲材博采文詞以取人而進士詞科二
塗始判雖稱得人為盛殊失學古入官之法厥後華靡相尚穿鑿
相高架空瓶奇背經違道甚至剽竊結餘虛言無補去古益遠矣
而人材日趨於^卑下將遂乏賢者能者出而鼓作士氣以振起之
乎唯是選舉之優劣嘗關世教之盛衰^衰聖元御治混一區宇貢士
之制議而未舉皇慶癸丑主上以天縱之聖蔚興文治躬覽累朝
未行之曠典輒頒明詔更新科舉之條期選碩德勵行之士黜其
^弊競特舉窮經明理為宗削其浮華義利^理詳正卓絕古今爰定鄉
試會試御試之限尤為一代不刊之成式竊計三試之法行僅^止於

十載而人材已輩出固當諸宋跨唐抗漢擬周駸駸乎三代之盛
矣然各省鄉試唯浙江獨擅多士之場而四明又表表為江浙諸
郡之雄三舉之間惜無一人登臚仕丹山為之雋顏赤水為之愧
色原夫四明良有進修之士而任州縣儒師之寄者或選舉之未
公歟為郡博士者或考課之未精歟職路縣守令者或主領敦勸之
未至歟何哲匠之寥寥巖局而陸沈也郵為四明屬邑素稱詩書
禮樂之會而鄉薦亦無聞焉邑教徐君繼文甫至每以作成人材
為己任凡秀民髦士必以禮下之率欣慕其高誼相與講習時拔
其尤而標上之郡學郡博士京口俞公希魯才智淵深用舍適中乎
權文標炳而未嘗枉道詭隨總管濟寧蔡侯行識超人群明治之體

視今開設堂試輒能起廢而激勸之景運幸新奎壁增煥鄮峰之
英光靈氣頗覺披雲漢而橫陳遡閭闔而上轍也歲癸亥八月史
君駒孫程君瑞學薛君觀俱獲剡秋薦於江浙省闈禎祥薦臻遐
邇胥慶適三君環居於鄞之甬東一隅地各相去無百步遠呼異
哉顧囊昔聞然而不章今則昌然而鼎來也豈非選舉之或公考
課之或精敦勸之或至其效果應歟三君之行有日閭師輩懷馬
公鑄望重藩屏行津宮謂賓興之與計偕者敦遣不可緩亟命輸
贍學錢一千五百緡以餼其行復令設宴禮於明倫堂上明倫堂此時尚
為養正堂二字俾司樂擇請執事節奏列樂登歌鹿鳴之章以侑
疑為後人所改帥府僚佐郡邑長貳文學掾職佩仁履信蟬聯畢集既而賓筵將